



影·事文丛

日本



不是东京

一位中国主妇的东瀛物语

王梓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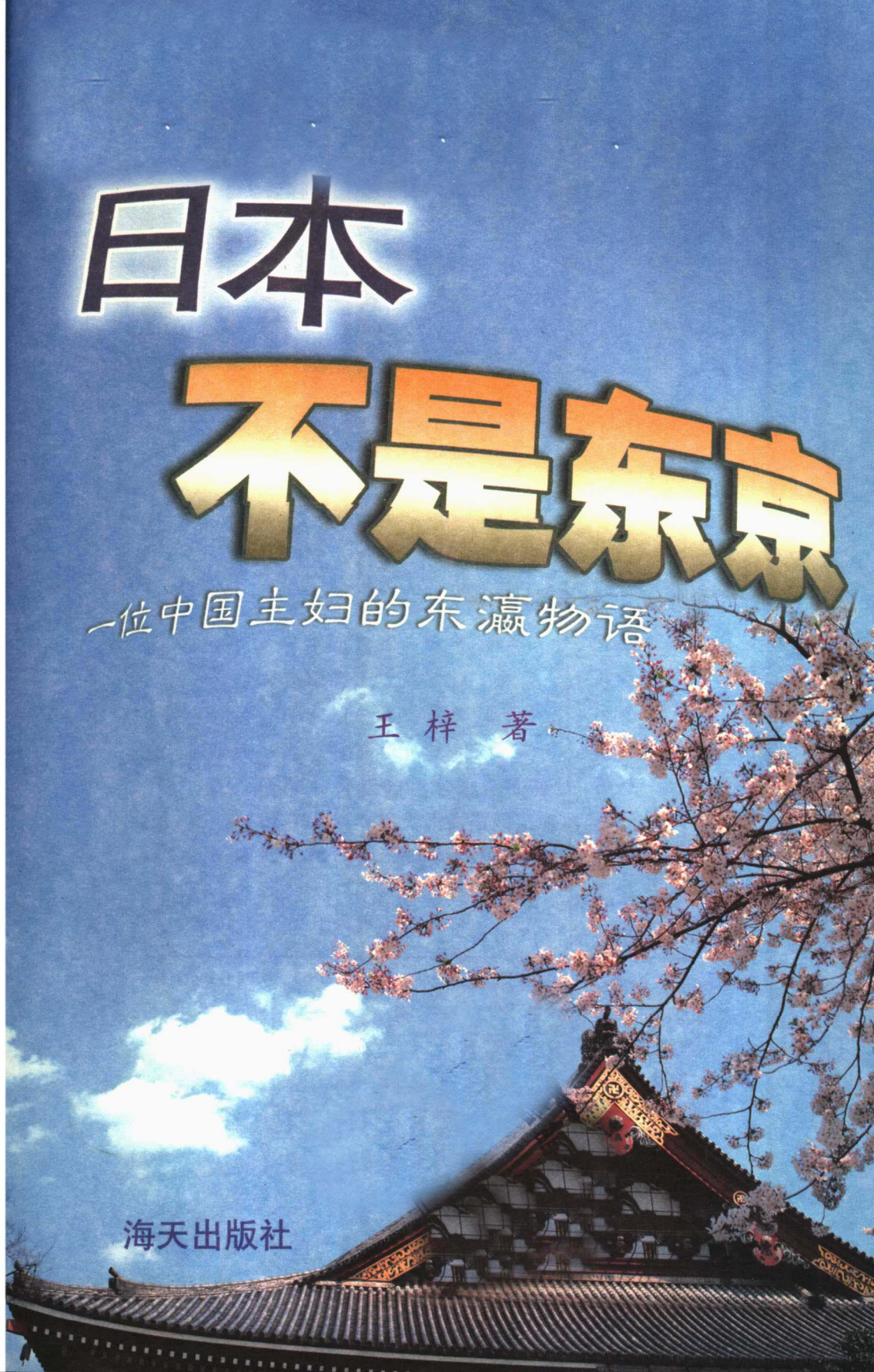
海天出版社

日本 不是东京

一位中国主妇的东瀛物语

王梓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不是东京·一位中国女性的东瀛物语 / 王梓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5

ISBN 7-80697-343-5

I. 日...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43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胡小跃 封面设计: 刘 晖
责任技编: 卢志贵 责任校对: 张 玫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30 千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5.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女人的眼睛看异乡，比男人多了一份闲适，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下嫁到日本做了专业主妇的女人。我一直相信，悠闲的生活有助于人的思考——当你不必费尽心思考虑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等大事的时候，生活向你展开的是另外一种风情。

王梓

女友携子来日本度假，当然先要到东京旅行一番，到了新宿到了上野，看了皇家御园，也去了靖国神社（当然不是去参拜，女友说她想像董存瑞一样拿着炸药包把它给炸掉），更不能不去的当然还有迪斯尼乐园什么的。每日在电话里跟我抱怨的就是走得好累好累，人太多太多，满眼就是车车车。然后就总结说：没有度假的感觉，还像是在自己或熟悉或不熟悉的那些吵人的城市里一样。“甚至，没有异国的感觉。”当然，在那种地方，身边不断有南腔北调的中国话传来是并不让人觉得奇怪的事儿。我在电话里非常诚恳地对女友建议说：快到我这里来吧，东京不是日本，真正的日本是乡下。

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忘记巴黎是法国的，纽约是美国的，伦敦是英国的，还有东京还有北京上海什么的，那些地方是世界的，很难在那里找到真正的属于一个城市自己的独特的感觉。当然，日本也决不是我家左左右右的方圆几百里，但至少，它还算是日本的，有能代表日本民众普通生活的东西，有和其他国家的生活习俗文化教育区别开来的东西。果然，女友到我这里之后，很快找到了度假的感觉，她觉得京都虽然很日本，但那感觉像是在浏览一幅流动的画片，无法身在其中，之后回想起来的也不过就是一栋栋相异的建筑街道，真切切肤的感觉是回忆不起来的。女友在我这里体会到了日本普

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让她得意的是，用我的电脑在闲暇时分写下了一组游记，发回到杂志社，胜利地完成了临行前主编大人的吩咐，度假工作两不耽搁。

其实不仅仅是旅行度假，对于任何事物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感受。有些人只有到东京喧闹过之后才觉得自己是到过日本，因为那种旅行可能就是在有标志的地方拍些写真，然后被举着带绿边小白旗的导游带到秋叶原的店里买些免税的日本电器或化妆品。那样的旅行历来不是我喜欢和推崇的，好在，我也很少给自己制造那样的机会。

对于旅行，我更看重的似乎是自己在一路上的心境。

对于任何事情，我看中的也是一个心境——自己的和他人的。

对于人生，我也只能是如此。

下嫁日本老公之后，独自旅行的机会在一段时期里踪迹皆无，那段日子，也只好陪着老公（这话说得很没良心，分明是人家陪我）作例行公事般的日式游览——戴帽子，拿相机，留下一张张表情雷同的影像。后来，驾驶执照考到手，车开回家，在我生活中真正具有意义的旅行才算是渐次入港。其实，生活中的一些偶然在老公的写真被女友摆到我面前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开始了，我和这个叫柏村正男的日本男人的婚姻，也不是几篇小文章就能说清道明的。生活是点点滴滴的，所以就积累下了下面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章节，没有什么哲思，也没有什么大悲大喜，如果您翻来能喜欢，我们就会是朋友的，无论相隔有多远。

我一直相信文字能拉近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只要你尊重自己的感觉和你所表达的方式。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次旅行，谁也无法预测下一个过处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出现，然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等待。





Japan is not Tokyo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出门走走

——需要的是闲散的心境

闪烁在阳光下的水户 / 2

百年樱花老妖 / 4

太平洋边上的水族馆 / 7

告诉你一个叫日光的地方 / 11

柔软沙滩 / 16

天女的眼泪 / 19

给我一个传说 / 22

一路温泉泡下去 / 26

小镇上的天鹅湖 / 30

千寻少女的隐身路线 / 33

第二章 圣人为腹也为目

封存记忆的老酒店 / 38

旋转寿司 / 40

拉面 / 44

中华料理 / 47

日本茶和中国茶和茶道 / 50

酒逢知己 / 54

自动贩卖机 / 58

烤肉串是一种怀旧的方式 / 61

便当和 24 小时店 / 64

定食 / 67



——最能调
动出母性的
生活方式

——如果不能
吃我想吃的，
生活还有什么
乐趣



第三章 生儿育女

孕妇新娘 / 72

母亲学级 / 80

一方水土一方人 / 83

坐月子 / 86

宝贝儿子心肝女儿 / 89

花粉症 / 92

学做妈妈 / 95

儿子的运动会 / 99

育女心经 / 103

儿子先生 / 106



第四章 异乡文化

——旁敲侧击的旋律

- 好色 / 110
- 距离 / 114
- 崇洋 / 117
- 祭祖 / 121
- 和服 旗袍 / 124
- 过去的节日节份 / 128
- 成人式 / 133
- 男女混浴 / 137
- 裸女寿司 / 140
- 礼尚往来 / 142

第六章 形形色色的日本人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

- 清水和她的中国情结 / 186
- 美雪的兴趣 / 189
- 妹夫 / 193
- 执著的蒲公英协会 / 196
- 恶犬 / 200
- 志愿者 / 204
- 老公的四叔叔 / 208
- 齐藤艾琳娜 / 211
- 加藤洋子 / 215
- 直销药品的小伙子 / 219

第五章 家有老公

——如人饮水的婚姻生活

- 为什么下嫁呢 / 146
- 抠门儿的日本老公 / 151
- 房东太太 / 155
- 君子风范 / 159
- 她可不是我太太 / 162
- 父亲角色 / 165
- 陌生的老公 / 169
- 电动牙刷和接吻 / 173
- 决不娶你 / 177
- 爱还是不爱 / 181

- 王梓履历书 / 222
- 掌镜人的怨言 / 224
- 父亲写来的后记 / 226



第一章

出门走走

——需要的是闲散的心境





闪烁在阳光下的水户

总想在一个朗朗的日子里，不要开车，从一个很是寂寞的小电车站上车，一路坐下去，坐到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地方。于是在早春时节，一个有暖风微熏的日子，我坐上了去水户的那条水郡线电车。

那是梅花盛开的时候。早就知道水户的梅是日本有名的，其实在这样的季节里，梅花到处都有，在我家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就有五十株各色梅花竞相争妍，可是水户的梅不同于寻常的梅，因为那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皇室贵族“携乐园”的梅园。上百种梅花的品种，三千株的各色梅花在微寒的季节里竞相争妍，那感觉，真的是很贵族。对于梅，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无论是成林的、单株的，天然的“健梅”还是人工的“病梅”，都在天地一片荒凉的日子里，突兀的美色传导出梅本身的孤傲，也许这就是它最惹人喜爱的原因之一吧！

穷山恶水的成长环境丰富了我对花花草草的想像，说来惭愧，真正见到被文人墨客写画泛滥了的梅君子，还是在日本，那是生长在我婆婆家后庭院的一株老梅。那个早春三月，一场厚厚的大雪过后，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抹艳红就那样在白雪下傲然绽放了。婆婆告诉我：这株梅花虽然好看却不结梅子，前院的那棵，开花比较晚，但每年的酸梅酒都是用那梅子浸出来的。后来也看了能结梅子的那些梅花，的的确确不是很娇艳，朴实得叫人不相信那也是传说中高雅的梅，然而，婆婆用它浸出的梅酒，却是好喝得不得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看不结梅子的梅花，就像我喜欢喝婆婆的梅酒一样无法更改。

话说我坐上通往水户的水郡线，整个车厢里坐满了三分之二的人，大多

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老人，成群结队，相约去看水户的梅。像我这样年龄的，大都是选择开车去，图的是一个方便，好在日本人不喜欢打探别人的事情，我夹在那些老人当中虽然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老人们都显出一副见惯不怪的样子，我也就慢慢理所当然了起来。两个小时之后，抵达水户。而“携乐园”就在车站附近，叫人猜疑，这个站的建立大概就是因为有了这片梅林的缘故吧。

三千株的梅林的确很壮观，但最为壮观的是观梅的人。我说的壮观不是观梅人数的多少，因为我去的日子是日本的“平日”，也就是肩负着养家糊口的人们都必须上班的日子，所以梅树还是比游人多。壮观的是，大部分来观梅的人都带着“下敷”，也就是铺在



紫阳花

地上用的大垫子。选一株自己心仪的梅树，在树下摆上“便当”，安安静静地吃吃喝喝，偶尔一阵熏风过来，微微的香气和落梅同时袭来，那感觉，真是唐诗宋词。那天我没有带“下敷”，但还是选了一棵喜欢的梅树，静静地躺在树下的草坪上。春季的蓝天和白云构成了眼前红色梅花的背景，我心里只能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想不出来，回忆不起来，只有当一阵风把梅花吹落了的时候，我空白的脑海里才机械地打出一行：砌下落梅如雪乱。

后来我又多次去过水户，除了耀眼的阳光在这个太平洋边上的城市闪烁外，没有任何很有特色的记忆。只有那片梅，那株梅，那飘飘的朵朵落梅，构成了我对水户的永恒记忆。



百年樱花老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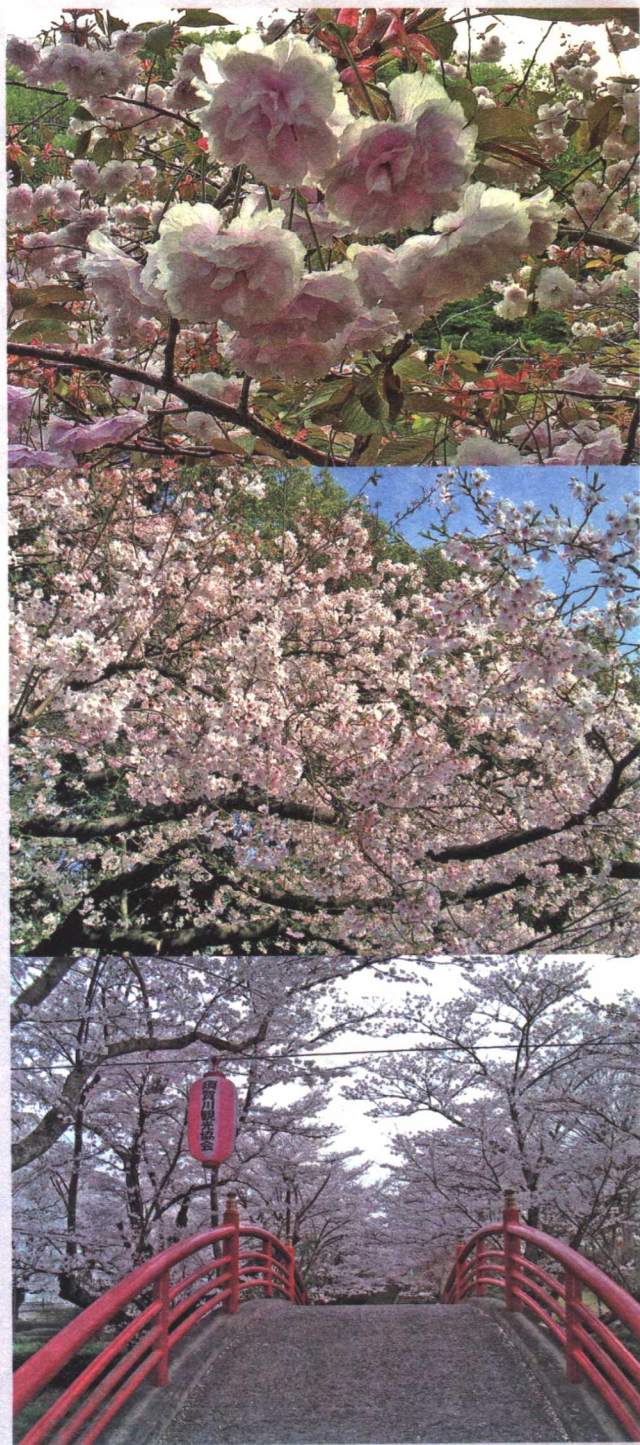
去三春有好几条路线，最简洁的当然就是两点间的直线，横穿日本列岛的四号线，然后在有明显路标的地方下线，全日本著名的三株古老樱花之一的所在地很快就到了。偏偏老公就是不肯走这条捷径，每年像例行公事一样去“花见”的时候，总是要早早启程，带上便当，穿山越岭，沿着不同的道路，抵达一个固定的目标。说实在的，这种“花见”的形势虽不是我喜欢的，但老公的这种走法，却让我很开心，省掉了一路上车来车往的枯燥。

三春的樱花——确切地说是根植在三春的那株百年樱花老树，的确很美很美。在人类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短暂的日本，这株有三百年以上生命的花木愈发显得厚重和充满了历史感。我常常在“花见”的时候问老公：“在这个季节里盛开的花很多，譬如玉兰花和水仙以及郁金香什么的，为什么日本人单单喜欢樱花呢？”躺在樱花树下喝啤酒的老公就说：“是呀，为什么呢？”看老公的架势是不会和我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他感兴趣的是几乎垂到脸上的“垂柳樱”的花枝条和手上的啤酒以及蓝蓝的天空。

一般来说，我喜欢在有大大片樱花树的地方野餐，至于“花见”，更让我欣喜的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兀出一枝或一株来的感觉。按老公的理解，我应该是很喜欢三春的那株樱花的，那是很独立的一株。为了便于游人欣赏，在其周围修建了大片的草坪，完全呈坡形，在各个角度都能远观到老樱花树的风姿。至于近观，还特特修建了一条细小的甬道，供人们走上前去，细细观赏老樱花树沧桑的枝干。老朽的树身和娇美的花朵儿，无论远观还是近玩，的的确确有一种很别致的美，何况，三春的樱还是我最喜欢的种类，

被日本的汉字写作“潼樱”的垂柳樱。然而事实上，我却不是很欢喜地盼望着每年都到那里去“花见”的日子。原因也只有一个，就是每年去那里“花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那里永远是比肩接踵，直至花儿凋零为止。那场面，哪里是人看花，分明是花儿接见人。长长的甬道上排着长长的队伍，缓慢地抵达距树身两米左右的地方，虽然那时只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古老的樱花树，但你能做到的就是举起相机，咔咔咔，然后再仰头感叹一声：“哇，真是很美呀！”然后回转身从右边走出甬道，完成“花见”仪式，因为后面还有排队的人在等着被“潼樱”接见。

日本人在“花见”的季节里，喜欢在樱花树上挂纸灯笼，在有点名胜意味的地方还有雪样的灯从地面的各个角度



日本的樱花



照射，来烘托夜晚的樱。夜色来临，那种美丽是带着一点点神秘一点点忧伤和一点点落花流水的无奈。三春的“潼樱”我在晚上也只是去过一次，因为人多，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只是在驱车走出的那一瞬间，回头把那里的情景又看一下。远远地，黑暗中泛着红红黄黄光亮的古老樱树和草坪上的人群变得像静止了的画面一般，有闪光灯在不断跳出来点缀一下。那种感觉很诡秘，我像是听到了歌舞伎里唱出来的调子，夸张了的颤音随着唱者的喉结上下抖动那张涂抹得雪白的脸上点缀着的红唇和红色的眼线，很日本的这种感觉。也就在那一时刻，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在遍地有鲜艳春花盛开的季节，日本人总是最有兴致欣赏花期短暂的樱花，有兴致去寻老樱花树观光，大约是在体味一种时间的沉淀，感怀一种莫名的伤情和对生命易逝的无奈。这种樱花情结，是不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人的的人生观呢？

樱花



太平洋边上的水族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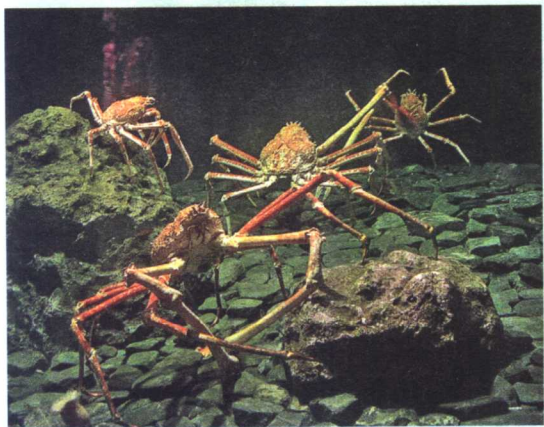
小时候看过一个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下来的人》之后，我开始对海和海洋生物感兴趣，始终没能当成一个漂亮的女科学家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

当我第一次进入坐落在福岛县东部いわき市那座太平洋边上的水族馆时，已经是定居日本三年后的一个夏天了。原因也很简单，老公一直以为那种地方是给小孩子去的，所以，三年间，无数次地去那座海滨城市，只是无数次地从那个漂亮的大建筑物前经过。后来我私下以为，一定是老公嫌门票贵的缘故——大人一千五百日元，小孩六百日元，小学生以下免费。按老公惯常的计算方式，一千五百日元能买一大盒上好的生鱼片呢！

说来还是借了儿子的光，儿子三岁那年，非常喜欢看各种带有鱼类图片的书，每每从图书馆借来那种专门给小孩子编的科学类的书，儿子总是把所有的玩具丢到一边，捧着那本书就能过去一个上午。老公说：和秀（儿子日文名字的汉字，读作Kazihidai）这么喜欢看鱼，连休的时候去水族馆吧。这样我才有幸来到这个让我枯燥的异乡生活活泛起来的地方，那个被称为Akuamalin的水族馆。

始终搞不明白的就是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把英文谐音成日文的片假名来叫，就像这个漂亮的水族馆，可以叫“海底世界”、“海洋生物馆”，当然，这也好听不到哪儿去，或者干脆就叫水族馆也不错呀。事实上，这里的人都不叫它Akuamalin，而是说“いわき的水族馆”，就像说“新泻的水族馆”一样。

老公是个早起的鸟，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定要去跑马拉松，风雨不误，



去水族馆的前一天晚上就吩咐我：明天六点准时出发。老公知道，这个太太没什么大的坏习惯，就是个夜猫子族，早起这件事，强求不得，在每次回国探亲时，要早上四点启程开车去成田机场，太太有本事一夜不睡，也不愿意早起。所以，每次出去玩，总是要提前一天定好日程。老公既然已经习惯了我的恶习，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它持续了下来。话说当天晚上，我做好了三盒漂漂亮亮的便当，泡好一大筒香香的麦茶，在大包里塞上两件外套一条大毛巾，准备就绪，就算是赶着点儿起来也不碍事了。

坐在车上时我迷迷糊糊地埋怨：“又不是赶集，干吗非要起个绝早。”老公把哼哼唧唧的日本民谣光盘放得天响，大声说：“像你这样好(读四声)事儿的人太多了，不早去，连停车位都没了。”哼，日本人的玩法我也见识过了，不过是在樱花树下喝喝酒唱唱歌，拿着傻瓜相机，戴着帽子到处拍一张“到此一游”的相片罢了，这种有点文化有点科学有点神秘的地方，也会来吗？我眯着眼睛嘟囔着。老公不理我，通常他对我的言词就是这样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

那天的水族馆是我在日本见到过最开眼的一次，馆里的人比水里的鱼还多。“好像全日本的人都来了似

的。”我感叹地说。“没有，还有新泻的东京的冲绳的那些水族馆可以去呢，这也不是日本惟一的水族馆。”老公回答说。咦，什么时候变得有幽默感了。我笑着问他。“什么幽默感，我说的是实情。”看，这就是这个男人最幽默的地方，认真得可爱。在有序排着队缓缓向前挪动的人群中，我无法寻找老公认真的表情来嘲笑一下。儿子骑在老公的肩上，脸色凝重，一言不发。那些美丽的奇怪的海底生命在厚厚的放大镜般的玻璃后面，悠然地游动。我无法停下脚步，细细地观赏我所钟爱的生物，细细地在它们身上感叹年少时的梦，虽然没有人在大声地喧哗，人们安静有礼地在暗处缓缓向前挪动，但我知道，年少时的梦是被隔在玻璃后面的空间里了，这样的场合，它不会出来和我相认的。

儿子那年还小，他最高兴的是坐在水族馆前面的草坪上，边看海鸥边吃便当。那会儿，老公拿着一罐啤酒也喝得津津有味，不时地把望远镜伸到儿

父母游水族馆

